

乡情悠悠

秋实之约

刘传俊

万里蓝天明净高爽,白云朵朵浅淡悠闲。仰视,再仰视,巡睃,又巡睃,从天空中飘逸的白云间读懂了秋的神韵。

五谷丰登的香气扑鼻而至。俯瞰神州大地,积攒了多少农事经验的农夫,站在田埂上感受用汗水浸润了的秋意秋光,望着一眼看不到边、渐次成熟饱满了的累累果实,不无感慨:立了秋,万事休。立了秋,寸草结籽。节令赶着呢,立秋以后,各类庄稼就不再恣肆生长了,该收敛过去张扬的个性了。在天地间广阔无比的大舞台上,几个月来使出浑身招数,散叶、拔节、出蕊、抽穗、养花……最终归于平静沉默,趋于老辣圆熟。

为来之不易的秋实付出不知多少心血的农夫,一遍遍审视着丰收在望的累累硕果,筹划着心中的念头,笑得合不拢嘴。而十几岁的作为农家子弟的我们,单纯得如头顶那片蓝天,除了在田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外,就是覬覦田野里的果实了。趁大人不备,烧毛豆、烤红薯、燎玉米。实际上,一旦碰上大人,他们也不会怒目斥责的,甚至还会凑过来捧场,只不过我们小小的内心世界过于胆怯罢了。

黄多绿少、疏密有致、情趣盎然的田野,一时成为我们无限的乐园。乐园四周无任何隔墙遮拦,有的是千篇一律待收获的庄稼。

成块成块的黄豆地里,豆荚垂挂在黄爽透亮的豆秧上,如风铃叮当摇曳,蝈蝈憋足劲倔强地叫着,仿佛是不停歇的天外之音。由于播种时间有差异,成熟的早晚也不同,有的收割过了,有的正待收割。收割过的豆子地里不乏豆叶,这豆叶是母亲大娘们子摊煎饼时的好柴火。豆叶撒到灶膛内,火势不软不硬,有助于铁锅里新下来的豆子磨出的杂面糊糊受热均匀,出锅的煎饼口感适度,老少皆宜。

在旷野里,我们则喜欢烧毛豆。连根拔出豆荚多而丰满、黄绿颜色交汇的黄豆秧,将豆秧上部斜着对接起来成了豆架,豆架下放了从收割过的豆子地里聚拢过来的干豆叶,用火柴一点,整个豆架就陆续燃烧起来,噼噼啪啪,满眼火光,满耳乐音,怡然自得。豆架上的灰白色烟气缭绕升腾,豆架旁的我们笑个不停。估计毛豆差不多该熟了,稍大一点的伙伴就扯着未燃尽的豆秧溜地小跑,美其名曰“拉鞭”。接着,胖胖的黄中带青、青中有黄的毛豆亮相了。我们不怕烫手,边捏边往嘴里填,无论干脆的还是软绵的,都有意想不到的味道,天然的香回味无穷。

烤红薯时,先挖一个长形地沟,地沟一端微微上翘,便于填柴燃烧。上面横放一些湿树枝,从红薯地里挖出的红薯就架在上面,细长的红薯更好,易于烤熟。地沟尾部用土坷垃垒一个稍高一点儿的“烟囱”,有助于通风抽烟和地沟里的柴火充分燃烧。要点火了,干豆叶只能当引柴,稍硬实一点儿的柴火非干玉米稍莫属。一把接一把将柴火填进地沟里,烟熏火燎。当横着的木棒烧毁之后,红薯自行掉到了地沟里,正好闷一闷、焐一焐。吃红薯时,我们个个大快朵颐,尽管有的还夹生,只因是通过自身“劳动”所得,吃起来分外香甜,味美无比。

“玉米无血,经火就熟。”这是我们燎玉米时搁在嘴边的一句戏言。从地头砍一根矮树枝,一端削尖,插在玉米棒的后部,围着篝火一样的玉米稍火堆,伸出树枝上的玉米棒,转着圈烧燎。有糊了的,有半生半熟的,可我们都不嫌弃,啃得津津有味。相互一看,嘴巴周围出现了一道道黑色,如同小花猫长出的黑胡须,不禁莞尔一笑。

前些时,一爱好摄影的朋友前往太行山深处探访,发给我一组照片。其中两幅隐隐拨动了我的心弦。一幅是头戴帽子的大妈在平房顶上晾晒切开的红红的山楂果子,她身后是一片黄澄澄的剥了包衣的玉米棒子。另一幅是一位老大爷微笑着在村头的晒场里摊晒红火红的辣椒。友人给照片命名为“晒秋”。如果说这时节他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“晒秋”,那么,孩提时的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,难道不是无拘无束在美滋滋地“食秋”么。

金秋,摘棉花的,割稻谷、谷子的,刨红薯的,砍高粱的,掰玉米的,在田间随处可见。洁白的羊儿恬静地吃草,健壮的牛儿拉套奔忙,哗哗的叫声不时传来,偶有烧毛豆的烟气从旷野里升腾起来,祥和愉悦氛围一览无余,定格了的田园牧歌图,清晰可见。

谷子登场,核桃满瓢。生活在乡间,和我们那时年龄差不多大小的新一代,看到这些亮丽景致,会纯真地在田野烧毛豆、烤红薯、燎玉米,肆无忌惮地品尝天然之物吗?思念犹如一首古诗描摹的那样: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③5

心香一瓣

荷叶田田

李长安

春生夏荣秋枯冬灭,到了冬季,再美的花也要历经风霜,饱受摧残,直至消失殆尽。荷叶则有所不同,即便是到了寒冬腊月,依旧风骨犹存,带着几分倔强,傲然立于水面。

人们都知道周敦颐所写的《爱莲说》,一句“出淤泥而不染”成了千古名句,也成了多少仁人志士洁身自好的心志。是啊,自古以来荷花就深受人们的喜爱,爱者甚蕃。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如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如“莲子已成荷叶老”,如“荷尽已无擎雨盖”,如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……在文人骚客的笔下,荷花婀娜多姿,风情万种。虽也有几句描绘荷叶的句子,但在他们看来,只不过是红花配绿叶而已。

据相关资料显示,荷花的别称竟有三十多个,可见荷花是开在人们心底的花。然而本是同根生的荷叶,又曾几时被人们所关注?又曾留下几句美言?同是出淤泥而不染,却对荷花偏爱至此,实为不公也。

在老家的鱼塘里,父亲不知在何处寻来两节莲藕,于暮春时节,埋在了鱼塘底的淤泥里。没想到两三年的光景,已然成了一池的荷花。与其说是鱼塘,倒不如说是荷塘更为恰当。自鱼塘投放鱼苗已有五个春秋了,鱼是一条也没吃着,荷花反倒开满鱼塘,可谓是无心种荷荷满塘了。满塘荷花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,只不过是苦了鱼儿们。

春夏之际,荷叶之美,美在清圆,美在一一风荷举。圆形的荷叶像手掌一样,脉络清晰,“掌心”镶嵌着晶莹的宝石,又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,在欢快地跳跃。蜻蜓盘旋,飞鸟掠过,一阵微风,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。是谁在摇摆着舞裙?是谁撑着墨绿色的油纸伞,在荷巷间游走?一切都是那么祥和自然,一切都是那么恰到好处。谁又曾想,在这淤泥之下,竟能生出如此美妙的东西?

岸边的金银花、蒲公英,还有不知名的野花,任其再怎么吵闹,最先映入眼帘的仍是这一池清圆。

荷叶不仅可以观赏,还有药用价值。每至荷叶正旺之时,最快乐的事便是制作荷叶茶了。采摘来第一顶,必须是戴在头上的,像林间雨后探出头的春笋,又像父亲在田间劳作时戴的秸秆草帽。戴上它,就成了这儿的国王,想采哪

个就采哪个。荷叶采收回来后,用清水洗去灰尘和泥沙,再用煮沸的水烫一下,除去青涩味道,然后置于通风处晾晒。晾晒到七八成时,除去叶柄,折成半扇形或剪成小片,晾晒至干。最后收在袋子里保存起来,荷叶茶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在炎炎夏日,取出几片,沏上一壶荷叶茶,清热养神,解暑明目。但荷叶茶属凉性,亦不可偏爱贪杯。

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会看望那些牵肠挂肚的老朋友们。荷花谢了又开,陌生的面孔我一个也记不住。只记得被我用石子击个小洞的荷叶,又变得更大、更圆、更绿了。幸运的话,能遇到翠鸟和水鸭子。翠鸟羽毛鲜艳夺目,翠绿欲滴,甚是美丽。我怕惊动正在觅食的它,便蹑手蹑脚地俯下身子去观察。糟糕!还没等我俯下身子,已经被翠鸟发现了。它的头转动灵活,爪子紧紧抓住树枝,看我没有恶意,便又给了我五秒钟的“奖励”。五秒一过,扑腾着翅膀头也不回地飞走了。我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和自责。自责自己惊扰了它们无忧无虑的生活,遗憾的是没能再仔细地看看这灵动的小东西,这些年遇到翠鸟的机会并不多。水鸭子倒是常见,它们个头小,灵活机敏,稍有动静,便扎个猛子潜入水中,再看到时已经藏到了藕荷深处。它们之所以愿意在这里栖息,大多是因为这里的荷叶层层如盖,较为隐蔽,可以提供庇护。

到了秋冬,草木凋零,荷叶也难逃命运的轮回。它们在一个个夜晚里,举目望月,独面萧瑟,终要支离破碎,面目全非。只有那风骨,傲然于世。古往今来,有志气的人都以竹子来自喻,在我看来,竹子要输于残荷几分气节。竹遇风,飘飘不定;遇雪,不堪重负,也会弯腰。残荷则不然,宁折不弯。有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视死如归,有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大义凛然,有“不求生入塞,唯当死报君”的舍生忘死……像残荷这样屹立于水面之上的一片赤胆忠心,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岁月轮回,一池斑驳,残荷孤影,尽显风姿。说过往,道苍凉。人生浮浮沉沉,起起落落,不过如此。但有一种美是繁华落尽之美,是骨子里的美,它远比生命更为久远。③5

古体诗两首

张明玖

游花洲书院

范公谪邓筑花洲
书院洞庭两处愁
手植四株金桂树
清香溢满岳阳楼

题月季花

月夜凝妆日日迎
为谁辛苦为谁生
闲人定制群芳谱
正册皇皇不见名③5